

谢意佳、张懿美作品集

Xie Yijia & Zhang Yimei Zuopinji

——谢意佳花鸟画

Xie Yijia Huaniao Hua

谢意佳、张懿美作品集

Xie Yijia & Zhang Yimei Zuopinji

——谢意佳花鸟画

Xie Yijia Huaniao Hua



國立藝術專科學校

珍藏的深情

深情因珍藏而永存。

谢老师离去已近十年。斗转星移，往事如烟，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时在我的脑海浮现。我常感到他深邃的双眼还在注视着我，似乎看到他还背个画箱去写生，我默默期待他满载而归……那丝丝缕缕的记忆如明净清澈的溪流，无法遏止地涌上心头。

渔乡写生 终身难忘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从穷山沟迈进刚复办的福建师大美术系的大门。记得在第一次的师生见面会上，我见到了心仪很久的谢老师。他年方五十，衣着朴素，温文尔雅。一番恳切并充满期望

的发言使我对他平添了一份由衷的敬意。

那是个充满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年代。一次我们全班同学到闽东福鼎沿海的沙埕公社进行为期一月的开门办学（即体验生活），谢意佳老师和叶淑华老师带领我们一组驻南镇半岛，显然谢老师并没有更多顾及那些斗争，而是迅速地让同学们投入到学习中，师生们朝夕相处，异常融洽。每天在老师的带领下，当太阳升起时便开始了一天的写生，我们徜徉于海湾、沙滩……

谢老师说他平生最钟爱的是大海，他画过许多和海有关的油画，倾注了他对海的眷念。他带我们去海岛写生有如鱼得水之感。他激情澎湃，以饱蘸情感的油画笔与大海对话，为我们进行教学示范，同时耐心地给我们讲授艺术理论和绘画技巧。他的脸上焕



小鸟朱竹之一 48cm × 68cm 1999年



洁 48cm × 60cm 1999年



美人蕉 83cm × 50cm 1996年

发出少有的幸福光彩，殊不知当时的他还没有摆脱“文革”后期莫须有的政治牵累。我与生俱来就特别喜欢速写，当同学们都在画油画风景写生时，我却捧着速写本或走门串户、或登船弄潮，兴致勃勃忙着画渔村生活速写。谢老师看了后，逐幅点评开来，他认为我能从看似寻常的生活中发现美的东西，画得有生活气息，应该坚持，这会对今后的创作大有裨益。一番鼓励打开了我的心扉，使我认准了从速写走向创作的艺术路向。老师后来还多次提出：“画家要真心实意地到生活中去寻找美，把生活中得到的材料经过筛选，概括、提炼、升华为更高层次的艺术美。”正是他的这种创作理念的启迪和影响，我在后来的艺术历程中把自己的创作取向定位在以大海为背景，运用写实和象征的手法，去表现我对大自然和人生的理解。

那次写生，我们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画得不亦乐乎。即使是夜幕降临也不得空闲，每晚我们的驻地都聚集了许多朴实丽质的渔家姑娘，挨个当素描肖像模特，同学们深知这是老师做的群众工作，才能开创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这种爱心多么难能可贵！南镇半岛的写生活动同学们收获颇丰，自然也对谢老师心存感激。那美好的时光深深珍藏在我心底，三十多年仍难

以忘怀。

学贯中西 尤擅油画

在谢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完成了油画毕业创作。毕业留校后，感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较多，又兴趣速写，这更适合中国人物画的艺术语言表达，因此决定转攻中国人物画。他和师母张懿美老师支持我的选择，并认为油画没白学，反而可在今后的国画创作中汲取油画元素，在中西文化中寻找交叉点，闯出一条新路……逐渐地我和谢老师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我经常求教于他，也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油画家，谢老师的人生道路坎坷却又丰富多彩。他四岁丧母八岁丧父，家境贫寒，做过苦力，当过小教……但他天资聪颖，乐观向上。1948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中国画系本科，一进校门就被推为学生会主席。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院）绘画系，国画受业于潘天寿、黄宾虹、吴弗之、诸乐三等教授，油画则受业于林风眠、关良、吴大羽等教授，因而学贯中西，尤擅油画。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谢老师



荷塘翠鸟 68cm × 68cm 1987年



山趣 68cm × 48cm 1994年

的油画就蜚声国内，他的作品既有古典艺术造型严谨的优势，又汲取了自印象派以来现代绘画的色彩语言，注意个性风格和人情味的抒情性，在强调对象客观性和现实性的同时，表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从当年入选全国美展的《溪南暴动》、《夜哨》、《待渔归》、《志在青山》等到后来的《秋菊》、《渔村少年》、《激浪》、《少女和猫》等，几十年一脉相承。尤其是1963年创作的《待渔归》，当时就以其亮丽的色彩，激越的诗情而引起美术界的瞩目。画面表现福建惠安渔家人在海边等待渔船满载而归的情景。画家没有按照当时流行的模式以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来体现渔业丰收，而是通过期待的人们特别是惠安女的精神状态换取观众对画中人物情感的关怀，以富有诗情的色彩语言表达画家对时代的热情讴歌。

新时期“文艺复兴”，谢老师为云开雾散的春天而欣喜，长期压抑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年过六旬的他被推举任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才思泉涌，雄心不老，珍惜难得的好时光，他经常穿行于闽北山区与东南沿海，乃至大洋彼岸、异国他乡，搜寻画意，捕捉意象。如果说，过去谢老师的画以平实、明丽、细腻的灰调子见长，多为客观的抒写，表达真实生活的人生画卷，

即使在非常年代，仍保持着艺术家朴素的风骨和气度，以作品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那么，新时期他更注重感性和理性的交融，色彩更加自由挥洒，笔触更加豪放随意，视野更加开阔，心灵更加敞开，更加强烈凸显了诗情画意。1998年由福建师大和省美协主办的谢意佳教授从艺五十年回顾展就集中展示了他多彩的艺术人生轨迹。我惊叹老师画了那么多画，且越画越放松，越鲜活，越走向意象。应该说，这些油画作品承载着老师艰辛而光荣的人生历程，也负载着老师一颗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赤子之心。

我们发现，谢老师竟还是花鸟画高手。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除进行架上油画写生、创作外，晚上他坚持挥笔画花鸟。他作画时总是放笔直取，不事雕琢，以气息灵动、温润苍朴见长。细细品味你会感受到他构筑的花鸟画世界颇有任伯年、吴昌硕的气质，兼有虚谷、八大的洒脱，更有充满阳光的个性和时代精神，表达的是一位富有文人品质的艺术家那纯正的品格。无疑，这渊源乃师潘天寿等的真传。我觉得谢老师的艺术之根是扎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的。他精通中西绘画，对中西绘画的本质特性有精深的探究和把握，无怪乎他对艺术时有深知卓识。上世纪八十年代



清露凝香之二 48cm × 60cm 1999年

他曾二次应邀参加全国油画学术研讨会，并在《美术》发表论文《谈油画的意象造型》，较早提出借鉴中国画的造型经验，以意象作油画的观点，在美术界引起振聋发聩的反响。今天重读这篇论文，我仍为老师的精辟见解所叹服。他是有感而发的学者，他的许多艺术见解、人生哲理往往是在随意交谈中流露出来的。他的话有一种穿透力，经常让我们慢慢咀嚼体味，每每与他交谈，总会被他的学识、修养和品格所感染。

精神永在 作品永在

作为一位认真、严谨、负责且有爱心的美术教育家，谢老师五十年如一日坚守在艺术教育岗位。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可谓桃李满园，遍地芬芳。

今天，许多亲聆谢老师教诲的学生已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所成就，提起老师来，都会陷入对他已逝往事的美好回忆中：一次上油画课时，有位同学穿背心。谢老师问“怎么上课穿背心？”同学答曰“我只二件衬衫，昨夜被小偷盗走一件，另一件洗了。”谢老师立刻脱下自己身上穿的一件衬衫披到学生身上；他还会不

时叫一二个老吃不饱饭的学生周末到家中煮上一大锅“面疙瘩”，让他们吃个饱……

谢老师是一位事业心极强的人，除了上课、工作，就是作画，超越烦嚣，超越浮躁。他时会感叹“一星期没有作画，等于退步了一年。”他毕生几乎没有星期天，没有寒暑假。即使后来躺在医院的病榻上，仍用炭笔在速写本上构思勾稿，仍念念不忘家中做好的那些画框画布……

从谢老师2002年底生病住院到临终，我隔数天去看望他，在我的日记里记载着老师与疾病抗争的顽强意志和对我的殷殷期望。他已面容憔悴，骨瘦如柴，还关心我的个人之事，抚摸着饱受病魔折磨的双手，我禁不住泪水涌出，可他还乐观地说出院后要到烟台山上去画福州的中洲、南台，还要和我一起玩水墨。他希望精神可以战胜病魔，但炽热的生命之火还是熄灭了。唯精神永存，作品永在。

谢老师在我大学时代为我画了幅肖像，尽管是画在纸板上，但我一直珍藏——珍藏那份极其深厚的师生之情！

福建美术家协会主席 翁振新



松鹰图

4尺对开

1949年（学生时作品）

九年寓杭州 袁稼



松鹰图（局部）



锦衣锈帽立斜阳 60cm × 70cm 1978年



芙蓉 55cm x 50cm 1982年



红松鼠 68cm x 48cm 1984年



叶净根似玉 34cm x 45cm 1984年

誰從
 風吹
 搖王者
 堂僅
 絲毫
 足傳
 五
 夏
 蕙蘭
 數枝
 并
 淡墨
 濕筆
 長石
 怡解



幽香 68cm × 48cm 1984年



荔枝 35cm x 48cm 1984年



芙蓉双鸭 91cm x 56cm 1987年